

虎口餘生記

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

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

守鄖紀略 虎口餘生紀 汴圍濕襟錄 客吳事略 平吳大事紀 思文南錄 傲指南錄 安龍紀事 攻渝紀事 定蜀紀事 平蜀紀略 平回紀略

高明邊大斗 明白顧山貞 明南園嘯客 明佚南園嘯 明佚南園嘯 明佚南園嘯 明佚南園嘯 明佚南園嘯 明佚南園嘯 明佚南園嘯 明佚南園嘯

本书根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复印

虎口余生记

中国历史研究社编

*

上海书店印行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*

上海影印厂印刷

1982年4月 1—18500 (175—1) 定价1.15元

四版序言

一、本書原名「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」，今改爲「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」，以符合實際內容。

一、本叢書是由前中國歷史研究社編輯，以我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，異族入侵，以及邊將作亂，宮廷政變等內憂外患爲中心；輯錄被歷代「官書」所拚棄的史料，收集民間散藏的有關鈔本；初步的考證稿本真僞，審定其史料價值，並將所得不同版本互相參照校訂，再分段標點，以作史學研究者的參考資料。

一、所輯史料，很多出自當時的官僚地主，幫閒文人的筆記殘稿。他們的立場觀點，站在統治階級一面，對於反抗他們的農民起義，懷着最大的敵意，所以記載事實很多歪曲，恣情誣蔑，極盡詆毀。高明的讀者，只能披沙淘金，汲取有用部份，作爲參考。

一、本叢書初版刊行在十五年前，中間雖再版二次，未作修訂。這次爲求減少錯誤，改正現有訛漏，曾作了全面的校勘刪改；但因能力所限，訛誤之處仍恐不免，還請讀者不吝指

正。

一、本叢書每冊包含不同史料多種，爲便利讀者另冊採用，每冊標一書名。
一、此次對錯字訛漏的校勘，對序言的刪改，全由神州國光社編輯部門單獨進行；如有「以正改誤」或「刪改不妥」的地方，當由我社負其全責。

一九五一、八、十一。

目次

序言·····	編者一
守鄖紀略·····	高斗樞三
虎口餘生紀·····	邊大綬五
汴圍濕襟錄·····	白愚七
客漢述·····	顧山貞七
平吳事略·····	南園嘯客二二
思文大紀·····	佚名二二
傲指南錄·····	康范生二九七
安龍紀事·····	江之春三二
攻渝紀事·····	徐如珂三三
定蜀紀·····	文震孟三九
平蜀紀事·····	虞山遺民三三
平回紀略·····	佚名三九

守
鄖
紀
略
·
專
載

序

讀史而嘗嘆古人勳業，其彪焯不朽者，非獨人之有異才，特遇以其時耳。世咸推韓范以文臣而諳武略，胸羅甲兵，手捧天日，爲能屹奠巖疆，銘功彝鼎。然在韓范之時，亦易易也。若乃國步多艱，勢成板蕩，豈乏毅幹不二心之臣，枕戈飲血，力圖定傾，而絀於事權，肘左右掣而不得舒，徒以身瘁。此其人之不幸，而實宗社之不幸也。亦孰非天爲之哉？

中丞玄若高公，經緯學貫，傑然憲邦之才，而嚴氣正性，尤世所莫及。筮仕由刑曹出，恤楚獄，多平反；尋剖虎符，守荊州。褰帷風清，興利除害，庶政釐舉。戢宗藩之暴橫，厚民拊翼，人咸愛戴之。時流寇從晉豫渡河，屢逼荆城，公聚糧簡稽，整修防禦，使賊不敢近，已諗公壯猶克詰矣。嗣以副憲洩湖南，備兵長沙。楚郡在江北者，盡罹寇殘，而臨藍衡湘間，羣盜蜂起，公拮据戎務，於十二屬邑之城堡，預加繕治。慮額兵單弱，捐俸召募，練習鄉勇。沿江一帶，上自都石，下至磊石，增造水艦，演熟哨法。賊果由衡山突攻湘潭，以有備，水陸齊發，俘斬無算，大創而去，遂得提兵同沅臺合剿臨藍。大小十餘戰，踢伏擣虛，皆以全勝居上功，此守長成效也。

晉臬長，移治下荆南，駐鄖陽，則闖獻二賊逆燄益熾矣。鄖屬六邑，俱沒蓬蒿，青燐遍野，獨鄖城彈丸六里，隍壘僅存。甫蒞任，獻賊忽自東來，公堅壁固守。賊知戒嚴，因引而西，鄖幸無恙。未踰年，李賊據有荆襄，承德諸郡從陷均州後，悉力來攻，先後薄鄖城者五。公身冒矢石，鼓率將士，倚轅而令，常以少擊衆，出奇制勝，賊始畏鄖兵，相戒無犯。嘗列營楊溪，賊有聞漢江水石相擊聲，夜大呼爲鄖兵至，相殺奔竄者，而鄖乃獲存。公因乘勝移師恢均州，是守廩功績，較守長有加倍者。

夫流氛之肆毒全楚也，以洞庭湘江之險，曾不聞扼要而禦，版圖遼闊，鞭長不及。凡議進剿，鎮必會商於撫，撫必請命于督，爲可卸罪地。而兵東則賊西，兵西則賊東，以致軍機坐失，動遭敗衄。若畫地分界而守，得盡如公，以一道臣而殫心戮力，先事綢繆，兵不踰數千，敵賊百萬，在長則長全，在鄖則鄖全，江漢咸倚公爲固，賊雖狡勁，亦何難撲滅？且當日總關部，建大牙者，每皆書生白面，不諳兵略之人。一有債轅，輒加逮繫，屢易以新人，無恃志。如公蒞楚凡十五年，其于湖南北七道，山川要害，形勝所區，無不洞曉；而且挾纊投醪，威信素著，將士懾服。使之開府江夏，相機掃蕩，合全楚之力，以扼賊吭背，賊必不能西襲全秦，長驅入北，天下事盡可爲也。憶辛巳，賊以八騎假督師符，誘破襄陽，親藩遇害，舉朝震動。余侍從經筵，先帝于進講畢，

序

言及楚事，憫念赤子塗炭，泫然揮涕。因拊髀而嘆，諭大臣亟簡在事歷練知兵者，刻期迅勦，乃有頗牧如公，而不能用，良可悼也！公志扶社稷，于狂氛遍斥中，獨保危城，嚼紙煮鎧，絕乏救援，上疏痛陳時變，并乞師，隔歲而始得達，在揆路尙有阻撓之者！數千里外，孤臣淚洒，有衷莫訴，言之令人嗚咽！

比甲申二月，遷公中丞，撫秦漢興軍，而秦地久陷，已無及矣。哭讀嚙血遺詔，公誓不與賊俱生。雖已謝郢廩，而值賊攻郢，挺身登陴，志不少懈。欲爲南都一圖恢復，而勢竟莫挽。不得已，退耕沔洲，自甘埋遯。比年歸里，同余栖遲林壑間，每談及楚昔情狀，輒撫膺太息，以有願未展爲憾。公功足媲美韓范，而勿殫厥成，惟天實爲之！讀公守郢紀略，憑弔往事，亦大堪悲已！

光溪逸史確庵葛世振拜題。

崇禎丙子，予以湖廣副臬，備兵長沙。庚辰，晉右參政。辛巳六月，聞報，晉臬長，移守下荆南，駐鄖陽，故流賊出沒已十年矣。先是庚辰，閣部楊公旣敗張獻忠，獲其妻妾及軍師潘獨鰲，不卽殺，而置之襄陽獄中。獻賊入蜀，李白成、羅汝才及老獍、革里眼諸賊繼之，蜀撫邵公捷春力不能拒，致被逮。閣部統諸部兵追至蜀中，戰守逾年，賊勢愈熾。至辛巳正月，賊復奔楚，閣部迎戰於楚蜀之交，兵大潰。獻賊遂從巴歸，間道馳至襄，襄有防守兵數百，賊啖以利，反爲賊用。二月初三日半夜，城中四面火起，官民俱不知所繇，已而道臣張君克儉及郡邑各官俱被殺，襄王亦遇害，皆防守官兵所爲也。至次早天明，獻賊至，各兵迎之以入，遂取其妻妾及潘獨鰲以去。報聞，天子大怒，爲逮撫臣袁公繼咸。然袁公先奉閣部檄駐竹山，去襄千里，實非其咎。鄖道萬君言策亦被黜。於是右參政王公永祚晉鄖撫，予遷鄖道，而襄道則調參議冒君起宗云。

予以七月初，於長沙解纜至荆，而臥疾數日，月盡達襄陽。城中一片焦土，向來廛市，止存頽垣敗壁。居民十無二三，皆葺草以居，官署僅有新葺者。徘徊入鄖，則八月初六。鄖城四圍僅

六里，又半爲甌脫，居民不滿四千。外六屬俱爲賊破，每年蹂躪四五次，惟郡城獨全。然城外關廂俱燬，無一居民，田疇俱爲蓬蒿者數百里如一。惟近城之田，則城中人耕種以糊口。是年蝗飛蔽天，野無寸草。七月間，獻賊復繇鄖入秦，督師丁公與左鎮尾之而至。左兵二三萬，一湧入城，城中無一家無兵者。淫汚之狀不可言，數日啓行，復罄洗其家以去。去十許日，而予至，米菜俱無可覓。士民相見，無不痛哭流涕，不恨賊而恨兵，真慘極矣。

大約自荆至襄，所經荆門、宜城，城邑無恙，而村落已空，然猶有十一二僅存者。自襄至鄖，則城邑已不堪言，而出城竟不見一人。村落止存廢址，欲覓一椽一瓦，俱不可得矣。若鄖之六屬房縣、竹山、竹谿、上津、鄖西、保康，并城郭俱已平夷，城址俱一片蓬蒿，居民僅存者，俱覓山之高而上有平崗者，結砦以居。大縣可三十砦，小縣不過十餘砦。砦之大者可二百人，小者不滿百人，各墾砦下之田以自給。縣令至者，亦居砦上。征輸久停，民貧無訟，胥役盡逃，令與民大率並耕而食，不復能至郡參謁矣。

予以初八日履任，至十三日，忽接猛將軍如虎檄，報獻賊復東來，立可至鄖。是時鄖兵俱發往各路，蓋因賊旣西入秦，倘秦兵嚴守，必折而從北也，不意仍從西來。須臾猛將軍至，兵僅百許。次早獻賊至，予率壕夫登陴固守，賊亦不知城內無兵，而又慮督師在後，竟引而東。而城

中士民復大恐，謂左兵當復經此也。予卽遣役往迎督師，且懇其兵無入城。督師答書，已許不入城，而託予於城外覓數間小房，欲暫住以發疏。予先以督師書傳示士民，人心始定。明日督師至，駐一關帝廟，湫隘殊甚，又十日始東。左鎮意殊不懌，以沮其入城也。猛將軍係外國降將，驍勇善鬪，是冬戰死於南陽城上。

鄖城舊爲治院所駐，是時澄川王公移鎮襄陽，而鄖中共事者，守徐君起元，倅陳君萬家，李則朱君翊辯也。營將則房竹營游擊李茂春，兵一千五百；均陽營游擊胡廷聘，兵五百守均，其留鄖者一千；而治標左營百總楊明起，余啓凡各兵三百許人；又游擊王光恩兵可三百許，則降丁也。

余因周視鄖地，東與北俱山麓，而西與南俱漢江。賊善騎而不習舟楫，余謂戰地必在東與北。離城僅丈許，行半里，遇一小山名西壇，遂折而西，繞西壇之外，復折而南，沿至東南城下，離城亦止丈許。予乃於西北及東南兩隘，各繕一樓。一面倚城，一面倚漢水，各甃以磚。樓上多設銃礮，樓下開一門，以通出入。李茂春之兵卽營於東南樓之內，沿南城外而居。西壇高出於城丈許，不可無兵，而山頂頗平，量可容兵數百名，則令楊明起居焉。西壇之下，地平如掌，當城之西南，則王光恩居焉。城東亦有二培塿，一曰四鋪嘴，一曰青龍寺，離城甚逼。予令余啓凡居

四鋪嘴分均陽營兵二百名，居青龍寺。其均陽餘兵，則居城中，備城上及他調發之用。均陽兵皆鄖城人，與鄖民俱親族，在各營中獨守法，故留之城中。其城北素無濠，城東雖有濠而淺，地勢陡峻，不能蓄水。余令東北離城丈許，各築土牆，高八尺，每堵留一銃眼。凡閱三月，而四城防守之事俱備。其一切築牆造樓，及葺蓋兵房，皆用各營兵，而不煩一民云。

辛巳之冬，壬午之春，鄖城幸無賊警。夏間忽接陝西興安道檄，稱川北有賊名搖天動，先時同羣賊入蜀，厥後各賊東來，而此賊獨留川北。今將從興安趨竹山，以及鄖襄，約有萬餘。予令房竹營千總漆尙友，均陽營千總高萬錦，并楊明起，合兵禦之。賊聞竹山有備，遷延不敢入境，仍歸川北。至九月間，王光恩來云，有弟光興在搖天動內，有衆數百，情甘投順，余未之許。而光恩請愈懇。余令光恩招之至，汰其老弱，得精壯百五十人，卽隸光恩營。光興改名光泰。後李賊犯鄖，光泰戰甚力。

先是張李各賊，每陷一城，輒大掠以去。至壬午夏秋，李自成羅汝才每得一城，輒分賊防守，且嚴禁搶掠，以籠絡民心。時已得中州數郡，將取襄鄖，而左大將軍自開封潰後，久住樊城，全無赴賊之志。治臺王公澄川，亦留左於樊以衛襄，謂大兵在，賊必不至也。及自成、汝才、羅汝寧趨襄，左聞風先遁，至荊州；又念荊以江爲界，無路可逸，又改往武昌，而賊遂長驅抵樊，徘徊

數日，以大礮擊襄之北城，襄人大恐。一時文武，先取其家屬登舟矣。賊復西去七十里，至白馬灘渡江。王公澄川竟護福清王東下，賊遂入襄，時十二月初三日也。

初八，賊分股攻均州，時降丁惠登相在焉。登相隸左大將軍，而分居於均。素狂悍難馴，不屬鄖鎮節制。至是，斂兵登武當，依險自完，賊遂入均。守將高萬錦自溺漢江以死。十二日，賊抵鄖城，予率各營戰於城外。時王光恩、光泰、楊明起、余啓凡戰甚力，賊攻四鋪嘴、青龍寺，晝夜不休，啓凡等以火罐擲之，焚死者相踵，而攻不止，然終不能登。賊又分股直抵北城，予于土牆內，先伏鳥鎗手擊之，百發百中，賊不能近。至十五日，賊始退。是月荊州承天相繼俱陷。

方賊繇白馬灘渡江，鄖襄路斷，故鄖中久不知襄已陷也。至攻鄖而退，兵追之，獲賊三十餘人，始言襄陽情形。李茂春素恒怯，始有懼色；且謂治院已東去，鄖兵月餉將安出，而惠登相在武當，貽書勸其遠避，否則賊再來，必不能支。茂春遂於十七日夜，拔營西去，予親往留之，竟不能得。次日，茂春將往金漆涼，會參將徐勇，先奉治臺檄守灘，茂春不能過；而營內船少，各兵多步行，兵婦無不嗟怨。又四鄉無一居民，兵無所得食，於是茂春大窘，復統其兵來歸。予下令各營，謂：『茂春罪在不赦，而裨將及各兵，則不妨招之入營，茂春必須擒獲，議罪。』於是王光恩、楊明起、余啓凡各招房竹營兵，兵盡降，而茂春就擒。余縛送徐參將勇，令其羈於營內，以候